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酒樓古今笑

卷一
笑話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八十五目錄

雜記類

記七

梁氏書莊記 梁寅

蓁竹堂記 王世貞

養餘園記 王世貞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成趣軒記 胡翰

坦齋記 金寔

可樓記 高攀龍

文漪堂記 袁宏道

長林亭記 莫雲卿

歇庵記 陶望齡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寶善堂記 唐時升

雜記 申時行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葉向高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核舟記 魏學洢

五臺山記 顧炎武

華陰王氏宗祠記 顧炎武

念祖堂記 黃宗羲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天一閣藏書記 黃宗羲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重興延陵書院記 魏禧

重建平山堂記 魏禧

吾廬記 魏禧

復齋記 吳騏

養日樓記 吳騏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重修東林書院記 熊賜履

讀書齋記 葉方藹

陟岵樓記 陳廷敬

潼關樓刻詩記 湯斌

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

趵突泉來鶴橋記 施閏章

就亭記 施閏章

愚樓記 施閏章

哲次齋記 汪琬

履硯齋記 汪琬

退思堂記 陸隴其

謙守齋記 陸隴其

新修文昌祠記 陸隴其

靜觀樓記 陳瑚

游晉祠記 朱彝尊

萬柳堂記 朱彝尊

池北書庫記 朱彝尊

樂儉堂記 朱彝尊

看竹圖記 朱彝尊

槐榮堂圖記 尤侗

曠閣記 李良年

海氏廟記 唐大陶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姜宸英

敦好齋記 姜宸英

停舟書屋記 姜宸英

重修讀書臺記 湯右曾

徐俟齋先生祠堂記 潘耒

游五姓湖記 牛運震

無怒軒記 李紱

四報祠記 李紱

重修通州學宮記 李堪

游瀨鄉記 朱書

潁河孔家口築堤記 沈近思

別建曾子祠記 方苞

仁和湯氏義田記 方苞

游鴈蕩記 方苞

獄中雜記 方苞

復表功祠記 儲大文

重修求忠書院記 黃之雋

泛舟瀟湘記 黃之雋

重修尊經閣記 陳祖范

擬國子監司業廳壁記 陳祖范

風陵記 胡天游

禹穴記 胡天游

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胡天游

龍母祠記 胡天游

柯西石宕記 胡天游

觀古堂記 胡天游

游晉祠記 劉大槐

游三游洞記 劉大槐

游百門泉記 劉大櫟

游萬柳堂記 劉大櫟

侑經精舍記 劉大櫟

漱潤樓記 劉大櫟

無齋記 劉大櫟

浮山記 劉大櫟

寶祠記 劉大櫟

凌雲圖記 劉大櫟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八十五

侯官吳曾祺纂錄

雜記類

記七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予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焉。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推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注。使其明

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毫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恆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皁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穫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

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尋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菴竹堂記 王世貞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間。爲世名臣。公生平無他嗜好。顧獨篤於書。手鈔讐至數萬卷。將爲堂以藏之。意取衛風淇澳問學自修之義。名之曰菴竹。而公故潔廉。鮮羨裝足潤。又家於官以歿。公之諸子孫曾。教諭郡丞某輩。雖代習公書。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搆。天下之士。因公書而望公之堂。比於魯孔氏之壁。其菴竹比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爽塏窈密。青蔥峭蒨之狀。流潤涵碧於笈膝綰素間。而不知公之所謂堂與菴竹。固無有也。蓋公歿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爲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獨所謂竹者。尙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風雨。蓋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職。而不辱於帷房側富之地。伯寅益旁購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意未已也。諸與伯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

所謂爽塏竊密者。其青蔥峭蒨。雖不可遽得。然覩榜署而思勁節栗色。至讀其所遺書。則又未嘗不若承公之警欬。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所軒輊。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其宏麗奇壯。瑰怪甲天下。亦何嘗不祝其長爲兩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趣貴人之垣。而卒不能有也。伯寅所構堂。毋論視晉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亦無論若平泉。而文莊公之遺書百年。而益拓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固爲公後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繼。不遽爲一時之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爲之記。若夫顧名思義。以進於武公比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崑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爲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闌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臺榭館廡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竊窺覲深。潔不容

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啟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爲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如。閣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勒諸珉。許子之言曰。吾向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餽。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爲樂也。縣官程旣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爲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厯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杭。足以饗。有餘秫。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爲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爲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爲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恆在。而人不知取以爲養。

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爲歌曰。園有畚可稼。可蔬。樂子之恆餘。園有澠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旣歌而復記其事。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縕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川釣無獲。綠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孥。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且夫常人之情。嚮輳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肯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爲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以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

心甯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饑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卉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醕。再拜勒文於祠上。

成趣軒記 胡翰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爲得矣。大叔之田。虞民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爲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爲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卽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僦地龍